

歷史空間

■李恩柱

似奸惡，實黨爭

北宋的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宦海浮沉多年，最後死在貶所。

《宋史》將章惇收入「奸臣傳」中，稱：「惇豪俊，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佐衡下，委敕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掛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滿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這指兩件後人常提起的趣事。

其一，嘉祐二年（1057），章惇同侄子章衡一起考取進士，但他的侄子考中首名，而章惇名在其下，所以當年不受敕，後來又考，終於考取進士甲科。其二，章、蘇年輕時同去旅遊。《高齋漫錄》云，章惇與蘇軾同遊仙遊潭，深澗之上只有一條橫木為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蘇軾不敢過，章惇卻平步而過，盪起一根藤索，從容在石壁上寫下：「章惇蘇軾來遊」。蘇軾拍着章惇的肩膀說：「子厚必能殺人！」言：「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從這些趣事來看，章惇的確有膽有識。

以科舉進身的章惇，歷任商洛縣令、雄武軍（秦州）節度推官等地方官。後來，章惇受到歐陽修的賞識，推薦召試館職。這次考試雖然合格了，但未能出任館職，改任武進知縣。

倘若止於此，章惇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自古及今，大小官員多如牛毛，隨著時光的流動，很快就會淡出人們的腦海。偏偏章惇趕上了提倡變法的年代，又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並且因為甚亂有功，得到宋神宗賞識。從此，這位有膽有識的人，便在宦海多次浮沉，鬻人也被人鬻，刻畫出供人深思的軌跡。

章惇的仕途，與改革相關，更與黨爭相伴。宋代在熙寧變法前，行政、軍政、財政執掌於中書、樞密院、三司三個機關，缺乏通盤考慮，兵、財、民三權脫節。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主張變法改革的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副相），設置三司條例司，由中書和樞密院長官兼領，掌管新法的制訂和頒佈。章惇任編修三司條例官，成為改革派的重要成員。

王安石實行新法，引起了當時士大夫的紛爭，於是也就有支持態度和持反對態度的兩黨。以王安石為魁首的變法圖強一派為新黨，反對變法

革新的一派為舊黨，司馬光是代表。熙寧七年四月，舊黨借旱災肆虐勸諫神宗放棄變法主張，宋神宗第一次解除王安石宰相職務。熙寧八年二月，神宗皇帝又重新啟用王安石。復相之後的王安石，所面對的政治局面更加複雜，舉步維艱，終於在熙寧九年春向神宗再次提出辭職。罷相後，王安石寄居江寧，直到死去。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屬人之常情，倘只施與日常小事，沒有指責的必要；若對國計民生的大事也感情用事，互相傾軋，必定延誤時機。北宋頑固的黨爭，並未因王安石的罷相而結束，作為新黨一員的章惇，仍然要承受跌宕起伏的日日夜夜。

章惇在熙寧二年二月進入三司後，又擔任過許多職務，在神宗去世之前，仕途基本是坦蕩的。元豐二年蘇軾發生「烏台詩案」的時候，宰相王珪以蘇詩中有「世間惟有蠶龍知」，欲加重罪。時任翰林學士的章惇，曾加以援手，認為「龍者，非獨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龍也」。這極難得。人間多的是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慣見的是落井下石，難見從井救人。節骨眼上的一句話，可以殺人，也可以使人活。神宗同意章惇的看法，認為不足以此加重蘇軾之罪，「遂薄其罪，以黃州（今屬湖北）團練副使安置」。

元豐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已任參知政事的章惇與宰相王珪等人一起決議立神宗長子、年幼的趙煦為皇太子，由章惇寫在紙上，王珪拿給不能說話的宋神宗看，神宗點頭同意；又請神宗母、皇太后垂簾聽政，神宗也點頭同意了。這個大事，章惇他們事前沒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議，日後為章惇埋下了禍根。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死去，年幼的哲宗即位，神宗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即同文彥博、呂公著一起建立了舊黨的統治體系，政府的重要機構很快被舊黨所掌握。佔據優勢的舊黨，全力打擊新黨，他們認為王安石不遵守禮制，專用個人私見，應該立即廢除一切變法內容；認為新黨以非為是，與害除利，害民誤國，又攻擊章惇「語涉輕侮」太后，「用心不忠」，是一個奸臣。

舊黨執政後，新法大多被廢除了。新黨的重要成員，如呂惠卿、章惇、蔡確等，都遭到排擠和打擊。元祐元年閏二月，章惇罷政閑居。元祐四年，舊黨將蔡確《遊車蓋亭詩》加以引伸，指斥為誣讒高太后，將蔡確發配至新州而亡。之後，舊黨把較為出名的新黨成員大約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別歸附於王安石、呂惠卿、蔡確名下，稱為「親黨」，張榜於朝堂之上，使他們永世不得為官。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改年號為紹聖。政局開始朝着新黨有利的方向變化。紹聖元年，哲宗啟

用章惇為左相，此後，章惇一直擔任相職，直至哲宗去世。這期間新法不僅復行，而且對元祐法令有所採納。哲宗曾問：「元祐亦有可取乎？」章惇答曰：「取其善者」。哲宗死，徽宗即位。章惇遭到罷斥，新政第二次被廢除。罷相後，章惇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貶為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後來再貶往嶺南為雷州司戶參軍。崇寧元年（1102年），又改為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兩年後，又移來移去，先到越州，後又湖州。崇寧四年去世，享年71歲。

黨爭，歷朝歷代都存在，不單單一個宋朝如此，但宋朝應該算比較厲害的。圍繞變法與否，王安石、司馬光新舊兩黨鬥事延續了幾十年，影響極為深遠。今日我們回望此處，除了需要實事求是剖析兩派各自的見解，還要看到黨爭對理性的遮蔽，對人性的扼殺，對歷史腳步的攔腰。以章惇為例，他本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人，但因先被王安石重用，便捲進黨爭不可自拔。初時，新黨打擊舊黨尚有堅持改革的宋神宗掌握大局，還不至於太出格；但後來的黨爭，基本是由最高統治者主持的，舊黨無情打擊新黨，也是因為有巨大的後台。熙寧變法斷斷續續，歷時十幾年，與高層變動大有關係。

新黨、舊黨之爭此起彼伏，對國家、對個人都是一種損害。以章惇、蘇軾的關係來說吧，他們本是朋友，但章惇屬於王安石變法派的骨幹，蘇軾則被歸為元祐黨人，兩個人便決裂了。新黨舊黨彼此借鑒整人的招數，不失時機進行報復。比如，元祐中舊黨羅織成「車蓋亭詩案」，新黨則也相應地製造了「同文館之獄」；元祐舊黨將新黨八九十人的名字「榜之朝堂」，謂之「親黨」；紹聖初，新黨亦籍定元祐黨數十人，蔡京為相時更有「元祐奸黨碑」。

宋代的治國理念，與前後朝代相比雖有好多不同之處，但並未突破興亡的窠臼。以黨爭來看，那種怪圈周而復始，沒有尋求到一種使人正常表達思想的途徑。從個人的人格來看，不論新黨還是舊黨，好多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這不是個人德行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制度、體制問題。參與黨爭的人，擺出公允的架勢，以道德為棍棒，醜化他人美化自己，無疑把道德看成了關鍵。

章惇，不過是黨爭的犧牲品，哪裡談得上「奸」？



豆棚閒話

■龔敏迪

小議「明明德」

儒家經典《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歷來對於「明明德」有不同的解釋，往往讓人不得要領。朱熹等人都把「明德」理解為「虛靈不昧」的心體，認為「明明德」即是發明此本有的心性，因此有人說：通過修行，使「明德」顯明於心，並同時使這種本有的性得以呈現於心。不過《大學》中的順序卻正好與此相反，它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儒家要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能最終達到天下「明明德」的理想境界。

《菴庵隨筆》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池州士人楊長年為了進謁兩江總督曾國藩，寫了一篇《不動心說》呈上，說：「今置我於粉白綠黛之側，問：『動心乎？』」曰：『不動！』今置我於紅藍頂戴之傍，問：『動心乎？』」曰：『不動！』曾的幕僚李鴻裔見了，在文後批道：「白粉綠黛側，紅藍頂戴傍，萬般都不動，只要見中堂。」來諷刺他的虛偽。結果，李鴻裔反而被國藩怒斥為「狂悖！」李鴻裔不服，與他爭起了名與實的問題。有些人就是這樣：明明知道不該做的事情，卻偏要去做，甚至說的和做的完全是兩回事，而他人對這種事，也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陸贄的《翰苑集》說：「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楊長年只要見中堂的逐利目的不言而喻，卻偏要用假道德來忽悠人，不過，忽悠住了很多人的事，也是時有發生的，只不過這種騙人的「名不正」一旦被點破，就很噁心了。正如《大智度論》所說：一個婆羅門到了不淨國，以為只吃白麵餅可以無慮，吃了幾天後發現餅變味了。於是送餅老母解釋說：「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酥甘草拊之。癰熱膿出。和合蘇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原來他一直在吃這麼噁心的東西！這樣怎能不讓這位明白了真相的婆羅門嘔吐不止？但不淨國人的「本我之心」就是不淨，他們並沒有忽悠人的意思，而是那個婆羅門自己並沒有「慮而後能得」，才產生了如此噁心的結果。而《淮南子》說：「楚人有烹猴而招其鄰人，以為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的故事，則完全是事後明白了被忽悠之後的噁心。

小學和大學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概念。讀書必先識字，魯迅《書信集·致曹聚仁》說：「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就是指文字章句之學。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以後，隋唐時期開始將為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統稱為小學。《漢書·禮樂志》說：「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與小學相對的大學之道，就是讀書目的：「物格而後知至」，明白事物的真相。所以，可以這樣理解：最廣大人群利益為基礎的普世價值觀，而不是部分類似於不淨國中人的價值觀，就是「明德」。它不是明明知道要為政清廉，真正做人的時候，就將它置之腦後了；明明知道撞傷了人首先需要救治，而自己撞了人就逃逸。所以顧炎武說：「凡人之動心，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有不如為』之心。」這種「明德」是需要不斷發揚光大的，所以叫做「明明德」。正確的普世價值觀的褒揚，「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當它被社會最廣泛地接受並貫徹到了大家的行動中，也就到達了「明明德」的理想社會，儒家用以達到的途徑，就是修、齊、平、治。問題是：不是為了掩蓋自己獲取利益的忽悠，「明明德」不僅是目的，也是出發點。關鍵就看能不能、肯不肯真正做到親民，而不是用自己也還沒有想明白的，或者要掩蓋私心的東西去忽悠他們。正確的指導思想明確以後，具體的實踐，就在於不斷積極地尋求最合理的「止於至善」了。

詞話詩說

■梁偉詩

懶音哥

黃偉文曾謂「填詞人聯盟」成員的年齡架構及經歷都相當有趣：喬靖夫是生於60年代的小說家，林寶是生於70年代的生意人，陳詠謙則是「八十後」自由職業者。以正職做出入口貿易生意的林寶，與流行唱片工業的關係最為遙遠，只因與組合Swing相熟晉身香港流行詞壇。林寶為Swing填寫抒情歌曲《1984》，更令Swing一炮而紅。外界對於林寶的印象，往往與郭偉亮（Eric Kwok）和Swing有關。Swing在2009年推出的《武當》，被流行雜誌《JET》選為2009年五大華語唱片之一。當中林寶所寫的《Let It Go》、《So Say We All》、《Hehehe》均幽默詼諧，死，為《Hehehe》的急口令式歌詞堪為全碟市井幽默的精髓。

早在譚詠麟《電波中年絕食記》（1998）、許志安《阿拉丁神燈》（2001）、郭偉亮《是但求其無所謂》（2006），林寶已大量以香港地道口語入詞，加上文白夾雜的運用（如口語吶喊、書面語抒情），充分突顯出對日常語言的觀察和敏感度。及後自詡為「詞壇隱形人」的林寶選擇性豹隱，要到加入黃偉文的「填詞人聯盟」，創作量才逐漸增加，也誕生了今期流行的梁漢文《懶音哥》——

「溝通機能 全面退化 別人笑我 貴籍尼加拉瓜 話說廣東話超人全部爆炸 命朋友替我 入報發音班 音準與咬字逐句 逐句再鍛煉 鍛煉為了某日入伍 粵語捍衛戰 從頭讓我受教導 但怕若努力過度 在半路流落印度 話要食個咖喱國」

睇眼看去，《懶音哥》似乎只是一個咬字欠準確的《懶音人》的自述。如果聽眾聽過梁漢文主唱《懶音哥》時，故意用懶音唱出個別字詞如「能」「我」「廣」「朋」「角」等，便會發現《懶音哥》原來集中了大批在香港常見的粵語「懶音字」。梁漢文《懶音哥》亦刻意把「廣東話」唱成「趕東話」、「朋友」唱成「貧友」、「咖喱角」唱成「咖哩國」。

誠然，以粵語口語入詞的，在流行曲系譜並不罕見，在林寶個人作品中亦可謂招牌菜式，關鍵是從「懶音」這角度來談粵語就見匠心獨運、風趣抵死。正如香港人經常把「冷氣」唸成「懶氣」、「韓國」唸成「寒國」、「恒生」唸成「痕身」者。無日無之的懶音，自然令聽眾對於《懶音哥》心領神會。另一方面，林寶在《懶音哥》中，不但把粵語急口令的字詞入

詞，同時也嘗試探討香港人多講懶音的深層原因——

「一蚊雞 三斤龜 邊個貴 從來自細 怪不得龜跟鬼 邊去計 長期鼻涕阻塞心肺 朋筋錯位 緊急中 應該揀 邊個掣 時時撒錯 咁樣樣 不等於 低智慧 到我去考你 你試試 唱唱這首歌 點解點解 我要去 要向你講清楚 『典解』的典故 馬虎可能 遭害百世 問題我韻母 未能分高低 為了廣東話安危 防衛設計 實行母語制 重要教乖仔 音準與咬字絕對 絕對要訓練 訓練為了某日入伍 粵語捍衛戰 由頭讓你受教導 定要讓老豆仰慕 別教壞鄰座細路 話坐地鐵地鐵去『不割』」

香港地道急口令「入實驗室揪緊急掣」和「龜貴定雞貴」，在林若寧的《有》中已化身為「入實驗室開個掣……一隻龜貴不過雞」的有趣RAP詞。林寶在《懶音哥》卻進一步將之情境化為種種設問：「一蚊雞 三斤龜 邊個貴……緊急中 應該揀 邊個掣 時時撒錯 咁樣樣 不等於 低智慧 到我去考你 你試試 唱唱這首歌 點解點解 我要去 要向你講清楚 『典解』的典故 馬虎可能 遭害百世 問題我韻母 未能分高低 為了廣東話安危 防衛設計 實行母語制 重要教乖仔 音準與咬字絕對 絕對要訓練 訓練為了某日入伍 粵語捍衛戰 由頭讓你受教導 定要讓老豆仰慕 別教壞鄰座細路 話坐地鐵地鐵去『不割』」

一蚊雞 三斤龜 邊個貴 從來自細 怪不得龜跟鬼 邊去計 長期鼻涕阻塞心肺 朋筋錯位 緊急中 應該揀 邊個掣 時時撒錯 咁樣樣 不等於 低智慧 到我去考你 你試試 唱唱這首歌 點解點解 我要去 要向你講清楚 『典解』的典故 一蚊雞 三斤龜 邊個貴 從來自細 怪不得龜跟鬼 邊去計 胡言亂語講足一世 來委屈各位 想開口 都等等 都計計 為何做到 咁樣樣 逼洗底 邊個制 到我去考你 你試試 唱唱這首歌 咁樣咁樣 你會你會你會 看清楚 『典解』的典故

更正：上期此欄《枯榮》一文，喬星是「香港傷健協會」社工。

亦有可聞

蘇軾與挫折教育

■青絲

蘇軾二十一歲中進士，並獲得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賞識，常為之播揚延譽，數年後，蘇軾又於制科考試優入三等，文名一時冠絕天下。入仕之初，蘇軾任鳳翔府簽判，協助知府陳希亮掌理日常事務。到任後不久，一些仰慕蘇軾的小吏便稱他為「蘇賢良」。平日受人恭維慣了，蘇軾不免也有些飄飄然，坦然受之。

知府陳希亮某日聽到下屬小吏這樣稱呼蘇軾，勃然大怒，當着蘇軾的面下令杖責這個小吏，斥道：「府判官只是協理文案的官員，有何賢良可言？」令蘇軾很下不來台。此後，凡看到蘇軾有驕矜自得之意，陳希亮在蘇軾登門求見時，也是故意拒絕不見。遇到府裡需要齋醮祈福，蘇軾負責撰寫的祝詞小文，陳希亮也是左塗右改，如此往返數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這才啟用。時間久了，蘇軾認為上司是在無端打壓自己，遂與陳希亮交惡，如果沒有公事往來，他盡量不與陳希亮接觸，即使使中元節這樣的重要節日，

在官場日久，並於新舊黨爭中兩頭不討好的蘇軾，屢遭貶謫，這時他才明白當初上司陳希亮對自己的一番苦心。因為像他這種耿直有節、愛憎分明的個性，加

才不遇，仕途渺茫。他在詩中寫道：「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抒發自己內心的苦悶與憋屈，以及對弟弟和家鄉的思念之情。後來，知府陳希亮在鳳翔境內建了一座凌虛台，讓蘇軾撰文以紀其盛，心高氣傲的蘇軾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懣，遂將對陳希亮的種種不滿，全部寫入到《凌虛台記》中，以為陳希亮又會像以往那樣，對文章進行大肆修改。沒想到陳希亮看了《凌虛台記》後，哈哈大笑說：「我對待蘇軾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蘇軾就像我的孫子，之所以平日對他如此嚴厲，就是擔心他年輕輕卻享有大名，會驕矜自滿，內在涵養不足，這不是我願意看到的事情。」讓人一字不改地把《凌虛台記》刻在石碑上。

他拒絕前往知府官署與上司一同參加節日宴會。同時，蘇軾因自己不受上司的賞識而覺得十分痛苦，自感懷才不遇，仕途渺茫。他在詩中寫道：「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抒發自己內心的苦悶與憋屈，以及對弟弟和家鄉的思念之情。後來，知府陳希亮在鳳翔境內建了一座凌虛台，讓蘇軾撰文以紀其盛，心高氣傲的蘇軾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懣，遂將對陳希亮的種種不滿，全部寫入到《凌虛台記》中，以為陳希亮又會像以往那樣，對文章進行大肆修改。沒想到陳希亮看了《凌虛台記》後，哈哈大笑說：「我對待蘇軾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蘇軾就像我的孫子，之所以平日對他如此嚴厲，就是擔心他年輕輕卻享有大名，會驕矜自滿，內在涵養不足，這不是我願意看到的事情。」讓人一字不改地把《凌虛台記》刻在石碑上。



蘇東坡塑像。網上圖片